

# Discussion on the Imagery of Space and the Theme of Freedom in “The Portrait of a Lady”

Dan Wa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192, China

## Abstract

*The Portrait of a Lady* (1881) is an important work in Henry James' literary career, occupying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Western class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atial imagery of the tex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lthough the protagonist of the novel, Isabel Archer, pursues freedom from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he has become a prisoner of marriage at the end of the novel.

## Keywords

*The Portrait of a Lady*; Isabel Archer; freedom; spatial imagery; prisoner

## Fund Project

School Research Fund Project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on the View of Freedom in *Portrait of a Lady*” (1835010).

---

## 论《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空间意象与自由主题

王丹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北京 100192

### 摘要

《一位女士的画像》(1881)是亨利·詹姆斯文学生涯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在19世纪西方经典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从文本的空间意象视角出发，认为小说主人公伊莎贝尔·阿切尔虽然追求不受外部环境限制的自由，但在小说结尾却已经变成了婚姻的囚徒。

### 关键词

《一位女士的画像》；伊莎贝尔·阿切尔；自由；空间意象；囚徒

### 基金项目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学校科研基金项目“《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自由观研究”(1835010)。

---

## 1 引言

作为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创作生涯早期的代表作，《一位女士的画像》(以下简称《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 1881)在19世纪西方经典中占据重要地位。整部小说中，空间意象在人物刻画和“自由”主题的呈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从文本的空间意象视角出发，认为伊莎贝尔虽然追求不受外部环境制约的自由，但最终却囿于婚姻的牢笼中无法逃脱，实则成为婚姻的囚徒。

## 2 《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空间意向与自由研究

小说开篇，伊莎贝尔被正式介绍给读者之前，首先映入

读者眼帘的是这样一幕场景：英国乡间一幢古老的宅邸前的草地上，丹尼尔·杜歇老先生正在儿子拉尔夫和沃伯顿勋爵的陪伴下，享受着宁静的下午茶，他手中拿的那盏超大而色彩鲜艳的茶杯象征着他迟暮之年的自由生活。然而，作者对于周围环境的描写又暗示出压抑的气氛，因为设有“坐垫”的椅子和“瑰丽多彩的毛毯”，以及散置在草坪上的“书和报纸”等，使草坪看起来“似乎就是屋内那豪华陈设的延续”<sup>[1]</sup>。正如这座乡间宅邸“花园山庄”的名字所喻示的那样，这个“花园”(Garden)只是“宫廷”(Court)的外延(“花园山庄”的英文Gardencourt正是“花园”和“宫廷”的组合)。正是在这样一个半开放式的环境中，伊莎贝尔进入读者的视线之

内，而她出现的位置——门口，似乎也暗示出她既渴望室外广阔的空间，同时又眷恋室内舒适环境的矛盾心理。作者对伊莎贝尔出场环境的巧妙描写，在某种程度上即预示着女主人公既追求自由、又受自身思想意识所限的命运。

伊莎贝尔出生在美国一个相对较为民主的家庭，她追求自由，拥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富于探索精神，对生活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勇于接受新事物。她渴望自由地选择和把握命运，因为在她看来，自由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同时也体现着生命至高无上的尊严。她最初来到花园山庄时，生活中充满了无限的机遇。当拉尔夫·杜歇问她是否已被他的母亲所收养时，伊莎贝尔急于表明，她热爱自由，绝不是一个“等人来收留的人”<sup>[1]</sup>。伊莎贝尔对于独立和自由的理解在小说的第19章得到了最佳体现。在她与梅尔夫人这场关于人的个性的“玄学”对话中，梅尔夫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外壳，也就是他的生活环境，一个人的“自我”正是由他所生活的外部环境所决定；世界上没有孤立的人，每个人都是由他的附属物所构成。然而，伊莎贝尔却认为社会环境并不能决定个体的身份，相反，她认为一个人的自我不应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表现我自己，但我知道，其他一切都不足以表现我。任何属于我的东西都不能成为衡量我的尺度，相反，那是一种限制，一种障碍，一种完全带有偶然性的东西”<sup>[1]</sup>。作为一位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女性，伊莎贝尔的上述观点恰好反映出美国文化所特有的爱默生式的个人主义理想。正是在这种具有浪漫色彩的超验主义自由观的影响下，伊莎贝尔先后断然拒绝了英国的沃伯顿勋爵和美国的青年企业家卡斯帕·戈德伍德的求婚，因为在伊莎贝尔看来，这样的婚姻将在不同程度上使自己受到他们的性格、社会地位以及生活环境的限制：与前者的结合会使她受到传统的贵族生活和社会规范以及勋爵所代表的政治体系的种种束缚，这也就意味着她将失去追求自由人生的机会；而后者过于强烈的男性气质则使伊莎贝尔感到一种来自男权社会的潜在威胁，嫁给他就必须以牺牲自己的女性自由为代价。伊莎贝尔坚持做一个独立的女人，认为一个女人除了婚姻之外，还有别的事情可做。她不想用婚姻束缚自己，更不想以结婚来开始自己的欧洲之旅。当被问及拒绝沃伯顿勋爵的理由时，她声称不需要一个聪明人来教她“如何生活”，因为她能自己判断事物，自己选择命运，她想要自由地了解人生的一切。

由于担心结婚后自己会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伊莎贝尔此时选择了独身，以便充分享受自由，尽情体验生活。因此，在姨妈杜歇夫人和好友梅尔夫人的陪伴下，伊莎贝尔纵情游历欧洲，恰似一个口渴之人畅饮甘露一般。

但是，这样的自由观却使伊莎贝尔落入梅尔夫人和吉尔伯特·奥斯蒙德所设的陷阱，而她最终选择嫁给奥斯蒙德也是其个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他那浮表的文化修养和默默无闻，他的一无所有和一事无成，在伊莎贝尔心目中都成了优点。因为在她看来，没有了前两位求婚者那些外部条件的限制，奥斯蒙德似乎就是纯粹个性的化身。同时，他那修道院培养出来的温顺的女儿帕西也激起了伊莎贝尔内心深处女性的温柔与怜爱。伊莎贝尔认为，如能成为这样一位“纯粹”的审美鉴赏家的妻子和惹人怜爱的帕西的继母，自己便可以运用继承来的财富充分享受艺术与自由，并展示自己的博爱与慷慨。同时，众人的反对声音也加强了她的嫁给奥斯蒙德的决心，因为与众人意见背道而驰似乎更能彰显自己的个性与自由。

然而，看似毫无外部条件限制的奥斯蒙德却具有极其狭隘和自私的性格，在之后的婚姻生活中，他的“纯粹的个性”正是对伊莎贝尔最大的束缚，同时也使他充当起伊莎贝尔的“监禁者”的角色。第一次见面之后，奥斯蒙德虽然被伊莎贝尔的财富、美貌和聪明才智所吸引，却在与梅尔夫人的对话中表示，伊莎贝尔的唯一缺点就是她的“想法太多”，言下之意就是希望伊莎贝尔能抛弃个性，少些思考，被动地接受他的想法，完全按照他的意愿行事。奥斯蒙德的言辞清楚地暴露出他内心强烈的控制欲，他希望在以后的婚姻中不仅占有伊莎贝尔的身体，还要控制她的灵魂。作为一个彻底欧化了了的美国人，奥斯蒙德属于心理历史学家告诫人们警惕的那一类人：他们对自我的控制已经达到极致，因此将控制欲延伸至他人的生活领域<sup>[2]</sup>。在认识伊莎贝尔之前，奥斯蒙德不仅完全操纵女儿帕西的生活，培养她具有修女式贤淑、顺从的性格，而且也操控着昔日情人梅尔夫人的情感。结婚之后，奥斯蒙德便将自己的控制欲延伸至伊莎贝尔。伊莎贝尔逐渐意识到，奥斯蒙德不仅是艺术品收藏家，同时也是女性的收藏者，而她自己即在被收藏之列。婚姻逐渐使伊莎贝尔失去了自由，她感到自己越来越受到外界规则和习俗的种种束缚。结婚几年后，当罗齐尔先生在伊莎贝尔家里看到她时，“她站在门口，在镀金门框的衬托下，……就像一位高贵的夫人

的画像”<sup>[1]</sup>。伊莎贝尔婚后的第一次出场和小说开始时极为相似，都是“站在门口”，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独具匠心之处，暗示伊莎贝尔向往自由的翅膀始终不能任意翱翔。正如这幅画面中的镀金门框使伊莎贝尔禁锢于其中一样，她身后那“长长的拖裙”和头上佩戴的“豪华的首饰”<sup>[1]</sup>在增显她贵妇仪态的同时，也成了限制她个性自由的“外壳”。

随着奥斯蒙德的出现，文本中的“监禁”意象也变得愈加鲜明。在奥斯蒙德本人尚未出现之前，他的佛罗伦萨别墅即首先映入读者眼帘。它的“远远向前伸出”的“屋檐”以及“高得使人哪怕踮起脚尖也满足不了好奇心”、“装着笨重的铁条”的“窗户”，使人联想到关押犯人的监狱<sup>[1]</sup>。当伊莎贝尔置身其中时，她感觉到“一个人一旦走进那里，就不容易出来了”，因为“这地方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sup>[1]</sup>。同样，婚后伊莎贝尔和奥斯蒙德在罗马居住的罗卡内拉宫，也颇似一座“堡垒”或是“土牢”<sup>[1]</sup>——一幢黑暗的房子，没有声音的房子，令人窒息的房子。在小说的第42章，幽闭的意象占据了伊莎贝尔守夜一幕的中心。在这次深夜沉思中，伊莎贝尔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婚姻的本质：开始时，他们的婚姻生活是美好的，但是第一年结束的时候，“阴影开始增多，仿佛奥斯蒙德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在有意识地把

灯一盏一盏吹灭”，现在“在她展望中的某些角落终于变成了漆黑一片”<sup>[1]</sup>。这里频频出现的“黑暗”、“阴影”、“窒息”等词语喻示出伊莎贝尔目前的婚姻状态以及黑暗的前途命运。在伊莎贝尔回英国之前到修道院看望帕西时，修道院的建筑给她的印象也像一座监狱一样，而帕西就被她的父亲监禁其中，不能随意离开。这所“监狱”正是“福柯式的场所，喻指规训女性的社会体系”<sup>[3]</sup>。同时，帕西的幽禁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伊莎贝尔在婚姻中的被监禁状态。因此，空间意象的描写在这部以人物意识发展为主线的小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詹姆斯通过文本中的空间意象展现出伊莎贝尔虽然宣称追求不受外部环境限制的自由，但是实际上在小说最后已经成为婚姻的囚徒。

### 参考文献

- [1] 亨利·詹姆斯，向星耀译. 一位女士的画像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2] Kirby, David. *The Portrait of a Lady and The Turn of the Screw: Henry James and Melodrama* [M]. London: Macmillan, 1991: 62-63.
- [3] Izzo, Donatella. *The Portrait of a Lady, or the Limits of Free Will* [A]. *A Companion to Henry James* [C]. Ed. Greg W. Zacharias.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8: 354.